

## 章培恒门下学文史

曹正文

前些日子,复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正宏教授邀笔者去光华楼讲《史与侠——忆章培恒先生谈文史旧学与金庸新武侠》,当年受益于恩师亲切教诲的岁月,不由得涌上心头,潸然泪下。

性喜文史,因听评话而触发。读初中时,学校不远处是上海旧书店,我匆匆吃完午餐便去站着读《隋唐》《英烈》《岳传》。快上课前,记下页码,明天再去续读。日复一日,我便将读来的历史故事再“说书”给同学们听。后来不自量力写历史小说,不知天高地厚上讲台讲曹操。直到那天,听章培恒先生讲课,才汗颜不已,小说原非历史,在历史外围茫然转圈子。我大着胆子一诉夙愿,渴望拜在章门做弟子,信寄出后忐忑不安。

笔者27岁,章先生43岁,当时在复旦大学当讲师。他22岁成为复旦学子,毕业后担任中文系党



支部书记,师从蒋天枢、朱东润、贾植芳,读《说文》《尔雅》《通鉴》,校点“前四史”。素以学识渊博、见解独到的章先生,居然应允,令吾大喜过望。

从此,每两周去章先生溧阳路府上受教两小时。第一次带了范文澜《中国通史》与刘大杰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,章先生操着一口绍兴普通话说:“这两套书暂且搁一搁。”他取出一本旧版《史记》说:“我们先从本纪讲起。”《史记》是直排本,繁体字,没标点。前两项,还能行,没标点,很尴尬。章先生说:“你跟我学文史,断句这一关,一定要过。”他说完,又取出中华书局有标点的《史记》说:“你先看没标点的,实在弄不明白,再看有标点的,想想古人是如何断句的。”

半年后,他对我说,让你学“句读”,一是让你了解古人写作方式,文贵精简,读点古文是打基础;二是读原著,便于接近史实的真相。司马迁记事,不少是其亲身经历或实地考察。后二十三史,虽隔代修史,但作者与前代相隔

## 川沙城墙的建与拆

吴建国

川沙成陆的时间大约在唐朝初期,之后的几百年间,这片土地是沼泽的状态,河道浅滩上,满是芦苇和水杨树。这个时代,上海这里的制盐业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,川沙当然成了最好的盐场。“川沙滨海之地,遍地赤卤,素饶熬波之利,是著名的产盐区。宋元以降,设有盐场,置盐官,编灶民,制盐业一度成为川沙先民主业,在早期的地方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。”这是《川沙建制以来盐业发展述略》中的记载。

川沙成为富裕之地。

在上海的史书里,把在长江入海口地区抢劫的行为称为倭乱——倭原来是和寇联系在一起——在川沙这里,倭乱只是强盗抢劫的代名词。这里的强盗都会驾驶航帆船,他们利用东海的潮汐规律,大都在夜间从河道进入川沙人口聚集的地方,船停就抢,抢了就跑。连官府也拿他们没有办法。强盗的抢劫是最大的社会问题,严重影响到了地方的安定和经济发展。因此,川沙的有识之士建议官府:建城墙!

建城墙的决策过程有多长,史书上没有记载,但建城墙却是神速的。明嘉靖三十六年(公元1557年),“九月始筑,十一月竣工。城周围4里,高二丈八尺,阔三丈有余。门四,堞楼如之,东门名镇海,西门名太平,南门名迎瑞,北门名拱极。”就这么简单,前后三个月,城墙建好了!

中国古城城墙建筑有五级分类,从第一级城,城墙周长在50里,到第五级城,城墙周长小于4里。在这个分类中,川沙城墙正好名列第五级城。就当时川沙的人口状况和经济实力,似乎可以把城墙建到第四级城以上,为以后的发展留出空间。但川沙没有这样做,不讲声势不讲排场,因为川沙城墙防御的对象是一般意义上的土匪、强盗,和防御外敌入侵有很大区别。城墙偏低,经年维修的成本就降低了,民众的负担就减轻了。

1922年,因财政支绌,“江苏督军齐燮元令行各县,城墙除军事需要或保留古迹外,其余拆除的砖石基地等项尽数拨给充实教育经费。”拆城墙,川沙这里慎之又慎,前后酝酿了三年,三年后,“川沙经过召集城市各公团协议,一致赞成拆城,留东南城角一段,保存魁星阁古

最近看到朋友点赞的某个视频,一年轻老外家里的电器、门锁全部采用智能声控,整个生活似乎非常高级的状态。正在羡慕中,老外牙突然出现,拔牙后讲话漏风,发音跟原先有了明显区别。瓢泼大雨中他开车回家,大门对他发出与平时有差异的“Open the door(开门)”毫无反应,他变着法子叫得喉咙嘶哑也无可奈何。女邻居隔着草坪朝他笑了笑,掏出自家钥匙轻松地转一下,开门进屋。

当然,这只是一款爆笑视频。当火爆的ChatGPT进入普通人的生活,大家对智能机器人有了空前的兴趣,它就可以就各种问题跟你对话,为你解答,人类仿佛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,同时也产生诸多焦虑。

如今,我们的家里多多少少都有些智能家电、发声机器,它们会在家里“讲话”,发出你意想不到的声音和效果。

最早流行的叫“小度”,然后“小爱”大行其道。我家把马桶都换成智能的之后,一开始也发生过不少笑话。比如声控智能马桶“小爱”,指令都是四个字的,老公怕麻烦,从不愿意看说明书,以为只要表达正确,马桶便会按照命令工作。他的“四字指令”发出之后

不太远。若由当代人写汉魏史实,难免夹杂后人观点,容易以讹传讹。

每次上课,章先生讲一个重要人物时,总要讲当时的历史背景,他说:“文与史是连在一起的。”讲王安石变法,他就讲韩琦、文彦博、范纯仁、司马光、苏东坡,也讲吕惠卿、沈括、曾布、舒亶、李定,讲王安石与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,让我领悟这一历史事件引发的原委与后果。我每次听课

后,除选读《王安石传》,还要把章先生讲的那些人物传记通读一遍,每晚倍感时间不够用,读书至深夜。

章先生授课风格一向以严谨著称,但他不时讲点诙谐趣事,又常常提出问题,或反问为什么会这样。我仅读到初中,始读文言,如看天书,苦不堪言,不由得自叹资质愚钝。章先生知我敬重曾国藩,便说他天生也不聪颖,少时晚上背书,有贼入室,想等曾国藩熟睡后动手,不料曾国藩背了一个时辰仍未背出,那贼跳出来怒道:“你这小子如此笨,且让我背与你听。”那贼背完扬长而去。由此让我重拾信心,埋头苦学。

章先生前后在家为我开课约一年半时间,他主要教我有选择性地读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新唐书》《宋史》《明史》本纪中的重要人物,章先生还从《古文观

2019年,我公婆居住了几十年的老屋动迁,按规定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动迁安置费。我夫君家五个家庭都很开心,因为都可利益均沾。

然而,出乎我的意料,经与各家协商,我大伯居然一锤定音,这笔动迁安置费全部归我家所有,理由很传统、很直白——我儿子是唯一的孙子。大伯还说,这也体现了公婆生前希望孙子继承家产的遗愿。

平时看惯了动迁中的世态百相,或父子反目,对簿公堂;或

春天的旅行总是令人欢欣,你不知道春风是从哪个角落轻轻拂面,也不知道那些花儿是什么时候绽放,转弯就一下子出现,所谓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让人不断惊喜。

3月上旬,我把目的地定为云南元阳哈尼族梯田,赶在农民插秧之前,看一看水光潋滟的世遗梯田。因为元阳没有高铁,位于昆明和元阳之间的建水县便成了一个交通枢纽。从昆明坐高铁大约两个半小时,我在建水客运站旁边订了一家价廉物美的酒店,很是满意,并去客运站买好了第二天唯一一班到达元阳新街镇的大巴票,一切都安排妥当。

在客运站前看到一个开着有玻璃门小三轮的六旬大爷,5元钱把我送到建水古城的城脚下,眼前一亮:竟然是一个视野广阔的大广场。刚好旁边一旅游团的导游在讲解,方知建水古称临安,自古就是

毫无动静,我告诉他口令不对,他自以为是地改口令,改来改去总是差一个字,就像《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》里强盗讲不对口令乱改一气,奈何芝麻就是开不了门!

我在一旁掩鼻而笑,终于看不下去了,拿出说明书给他,让他对着上面的各种口令练习。等到他弄熟之后,兴趣盎然,连晚上如厕

## 电视和马桶的“对话”

李伶

老公在家喜欢把楼上电视机开着,尤其是央视音乐频道,经常放老歌,那种经典情歌一首接一首,他没事就跟着哼哼。他楼上房间的卫生间的门,平时一直打开着。有一次,我们都在楼下,楼上忽然传来“小爱”的声音,我们都傻了——楼上没人,它怎么工作了?

我赶紧跑上楼去“抓贼”,找来找去也没有人啊。呆了一会儿,“小爱”果真又说话了:“我在!”原来,它是听到电视机郭富城在唱:“对你爱爱爱,爱不完……”“小爱”以为在叫它呢,“兴奋地”回应着:“我在!”我简直笑出

也要讲话发命令,影响家人睡眠。

老公在家喜欢把楼上电视机开着,尤其是央视音乐频道,经常放老歌,那种经典情歌一首接一首,他没事就跟着哼哼。他楼上房间的卫生间的门,平时一直打开着。有一次,我们都在楼下,楼上忽然传来“小爱”的声音,我们都傻了——楼上没人,它怎么工作了?

我赶紧跑上楼去“抓贼”,找来找去也没有人啊。呆了一会儿,“小爱”果真又说话了:“我在!”原来,它是听到电视机郭富城在唱:“对你爱爱爱,爱不完……”“小爱”以为在叫它呢,“兴奋地”回应着:“我在!”我简直笑出

2019年,我公婆居住了几十年的老屋动迁,按规定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动迁安置费。我夫君家五个家庭都很开心,因为都可利益均沾。

然而,出乎我的意料,经与各家协商,我大伯居然一锤定音,这笔动迁安置费全部归我家所有,理由很传统、很直白——我儿子是唯一的孙子。大伯还说,这也体现了公婆生前希望孙子继承家产的遗愿。

平时看惯了动迁中的世态百相,或父子反目,对簿公堂;或

## 四个红包

曹国君

兄弟争执,大打出手;或妯娌吵架,从此老死不相往来。我庆幸这次动迁风平浪静,无一点争执,更不敢相信如此丰厚的动迁“大蛋糕”就轻轻松松归我家所得。惊喜之余,颇有些惴惴不安。

我再次询问了大伯、二伯和两位小姑,证实他们确实一致赞同了大伯的决定。他们如此重情轻利,使我深受感动。我与夫君商量后,

滇南文化重镇。我所在的古城东城门朝阳楼(又名迎晖门)是这里的头号地标,有着630多年的历史,被人们亲切地称为“小天安门”,不仅比天安门还要早建28年,其建筑比天安门“更高一层”(三重檐歇山顶结构),城楼上悬挂着明代书法家涂暉所书“雄镇东南”。

朝阳楼下白天有不少当地人晒着太阳,或下棋吹牛,或弹琴唱歌,毫不在意游客的眼光。

穿过城门,就是青石铺就的街道,两旁树木茂密,店铺林立。漫无目的地闲逛,有些东张西望的快乐。

古城里不但有明清时期的文庙、考场(学政考棚,陈列了许多精致的墨宝),还有不少官商私人豪宅,比如朱家花园。据说科举时期,

也欣然作出一个决定,切下这个“蛋糕”的四分之一,将其分成等额的四个“红包”,回馈给四个家庭。唯有这样我才心安理得。

我立即分别打电话给四家,请他们将银行卡号发给我,他们揣摩到我的用意,都笑着婉言谢绝。几经催促,才告诉了我。于是,在一个晴朗的早晨,我端坐在窗前,掏出手机,仔细点击,让我的感恩之心飞向四个家庭。

操作完毕,推窗遥望,天高云淡,阳光灿烂,我感到十分快慰。因为在利益面前,我学会了感恩,更学会了分享。

走出巷子,春风正浓,春风拂面,脚步轻快。夜色已起,远远听见朝阳门那边人声鼎沸。循声而去,伴随着《敢问路在何方》的歌声,一个全副武装的孙悟空演员正在城墙下耍着金箍棒。广场上,众人围着好几圈在跳着民族舞,由穿着民族服装的当地居民带领,加上手舞足蹈的各地游客,好不欢快。

城墙此时成了幕布,播放着激光投射的讲解建水文化历史的纪录片,四周的群众演员配合着片子舞蹈歌唱。哦,原来这是当地政府为发展旅游进行的城市夜景建设,每周末打造的文化夜景灯光秀,这场面之恢宏着实令人震撼。

华灯璀璨、流光溢彩,在过去与未来之间,我仿佛在古城的岁月中徜徉、沉醉着……这样的旅游,即使郁达夫拿到稿费哈哈笑了几声后,也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的吧。



报春花 (彩色钢笔画) 陆锡民

## 七夕会

走出巷子,春风正浓,春风拂面,脚步轻快。夜色已起,远远听见朝阳门那边人声鼎沸。循声而去,伴随着《敢问路在何方》的歌声,一个全副武装的孙悟空演员正在城墙下耍着金箍棒。广场上,众人围着好几圈在跳着民族舞,由穿着民族服装的当地居民带领,加上手舞足蹈的各地游客,好不欢快。

城墙此时成了幕布,播放着激光投射的讲解建水文化历史的纪录片,四周的群众演员配合着片子舞蹈歌唱。哦,原来这是当地政府为发展旅游进行的城市夜景建设,每周末打造的文化夜景灯光秀,这场面之恢宏着实令人震撼。

华灯璀璨、流光溢彩,在过去与未来之间,我仿佛在古城的岁月中徜徉、沉醉着……这样的旅游,即使郁达夫拿到稿费哈哈笑了几声后,也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的吧。

## 旅游